

## 大块噫气,其名为风

◇ 大野千山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暮春,我在皖南深渡镇的山坳里,乘船去拜访一位非遗匠人。船在两岸青山间如利斧穿行,劈开碧波,也劈开了山谷间的风。

两岸山色两岸风,一任船头睹西东。每次到皖南来,总觉得这里的风不一样,也许是季节不同。最早一次是秋天,这里的风里有果香和栗香,像是品饮一杯明前龙井;第二次则是冬日,这里的风里有裹挟着隐隐的岩韵,像是喝了一口武夷岩茶;还有一次是夏日来,依然是站在船头细嗅,有苍苔气,夹杂着周遭的水汽,让人鼻息如洗,如饮小叶苦丁;而这一次来,是春末,风里传来一丝一缕的草香,让人想起绩溪的龙川须茶,甜丝丝的,清爽至极。

我们认识一个地方,往往第一时间是风带给我们的。在深渡镇一下渡口,明显感觉到镇子上菜市场的气息扑面而来:山间笋子的嫩脆之香;带着淡淡腥气的鳊鱼的鳞鲜;山间叫不上名的嘉蔬的菌子香;以及去冬没有兜售完毕的腊味陈香,稍稍蒸一下,就是流油的刀板香……这样的气息令人着迷。

皖南的山是秀气的,尤其是进入新安江一带,江水澄澈,水路好似墨路,晕开了一色江南手卷。新安江的水路,是一条诗路,这里,李白来过,梅尧臣来过,沈约来过,郁达夫也来过,鼎鼎大名的诗人,一入新安江畔,诗情之中泥气花香俱在,让人读来,如新安江

畔清风拂面之感。风驮着些许的山野气息,脉脉到你的鼻息里来。

深渡镇是新安江畔的一座镇子,新安江水滋养了周遭的山川湖泊,这里的鸟鸣声声里,噙着江上的风声。风的长枪到了深渡镇里的山村,变为了短枪,山水重叠,风伸不开拳脚,在这里也只能打一打隐忍的咏春。咏春拳的名字好,咏春,打一通拳,如吟咏一阙小令。深渡镇的名字也好,如隐世的一座渡口,深潜在浮世深山,在这里,应有打鱼人,不为渔猎,只为撒开一张网,捞一捞湖水中的夕阳。

在镇子上的一家民宿住下来,开窗与一树晚开的梅花劈面相逢。山中空气稍冷,这里的梅花竟然开得这般晚。也不能怪梅花,只怪这里的春风太懒,没有把新安江上温暖的春讯尽早传到这里来。梅有暗香,被我事先发现,它便由暗转明,耐着性子撩人鼻息。在这样的花香里,不妨睡去,耽美在这样一段春里。

春里当有好梦,好梦是甜的,梦的内容纯净,或是干脆无梦。宋时,乡人陈抟善睡,睡觉的时间颇长,“小则亘月,大则几年,方一觉”,可谓“赖床王”。在吾乡,老辈人常说,人睡着了,肉身躺在床上,精神是被风驮着的,沉沉入梦者,风会驮着你的精神落在白云上,优哉游哉;辗转反侧的,风就会一直驮着你飞行,风好累,人的精神也好累。所谓精骛八极,心游万仞,一定是躺在蓝天白云上的畅游,是风的功劳,也是云的功

劳。难怪陈抟有号:白云先生。

江南多翠微。入夜的深渡镇,三河米酒在灯火里一团明媚。摇头窗下,灯火灿然,茶馆外的小桥流水,桨声欸乃,让人想起“此时情绪此时天,无事小神仙”一句。

入夜,风刺溜溜地从窗子里把虫唱送进来,人的耳鼓被震得痒痒的。提前约好了一位瞻淇村做鱼灯的匠人,到他那里去采访。他说,要入夜来,到了他的工作室,发现他正在用竹篾做一只鱼灯。他说,重新做一只鱼灯让我看。竹子做的骨架做好了,他用宣纸来手绘图案,做的是一条龙鱼,色彩鲜艳艳丽,在夜里一团耀眼的红。

“旧时,鱼灯里坐的是蜡烛,风在鱼灯外看着,让风气进来,风势不进来,蜡烛烧得好。其实,真正的鱼儿肚子里也有风,不然怎会漂浮在水中?鸟与鱼就不同了,它们的肚子里既有风气,又有风势,故而能飞。”鱼灯匠人如许说着,像是一位诗人。

鱼灯之大,可一两米之巨,耍起来,须两人以上手持着,结队而行,一夜鱼龙舞。匠人说,在徽州,院落也挂鱼灯,只是在元宵节以前,在院落里挂红色鱼灯,元宵节以后,挂青色鱼灯,直至正月结束。我问他要了一只小型的红色鱼灯。举着朝住处走,风呼呼地从裤管钻到腿弯来,还是有些冷的。街面上,空荡无人,远处只有黑魆魆的山和高天之上的一丸月,这样的夜,我要穿过街巷和一片菜地,才能到达住处。过菜地的时候,油菜花灿然如灯盏,香气馥郁,我想起了庄子的句子:大块噫气,其名为风。我们都是风里的游鱼和飞鸟……

## 立春

温风拂面生柔情,大地酥软远山鸣。爆竹惊醒暮冬梦,人间岁首万象新。

若还在年少,定会为这个节气兴奋上一段时间。立春一到,年也就到了。对于一个物资并不丰富的时代,年的那段时光是一年中能过的最高级的生活。一年的辛劳仿佛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,带着冬日的梦隐身而去了。人们着新衣,剃新头,满脸都是笑,那些旧年不曾如意的事情让声声爆竹带到九天之上,祈盼来年一切顺当。

少年不知愁滋味,随着一年年春去秋来,不觉人至中年,年已经不再是所期盼的事物了,反而总在年关将近时,心中生出莫名的忧伤来。想着往事如烟,还来不及挥手告别,就已经远去,流光偷换,落地生尘。

年少时,一到腊月就在数指期盼年三十的到来。从腊八开始重重的年味弥漫在每家的门楣上。母亲已经开始为我们准备新衣新鞋,父亲拿出一年的辛苦赚来的钱为家里购置过年所需。

腊月二十七的清早,父亲便骑车去了三十公里开外的县城。从他出门的那一刻起就盼着他回来。那一天感觉是一年中过得最长的一天,黄昏时,远远看着一个骑车人往家这边驶来,我和哥哥便忙不迭地迎上去,如果不是父亲,便会失望地退到路边继续等待。天渐暗,父亲终于归来,自行车后座上驮满了东西,我们便抓着父亲的衣襟跟着前行的车子跑跳着。

父亲将年货一件件取出,糖果、菜蔬、烟酒、香皂等等散发着门市部的独

特味道。父亲分给我们一些糖果,允许我们先尝尝年味。

从腊月二十开始,家家开始备年,邻居见了面就问:“准备好了吗?”“快了!”回答中带着喜气。走到谁家都在煎、炸、炒、蒸。那泛着橙红色的年糕,点着红点透着喜庆的馒头,炒香的豆子瓜子,空气中飘散着年味。

腊月二十三就开始扫房刷房,泥炉子。到了年三十,喜庆的年画贴上了墙,粉刷一新的屋子,那有着笔直折痕的衣裤,留着太阳味道的被褥,让随处都是欣喜。哥哥姐姐们都回来了,一家人互诉着相思。

那时候最让我骄傲的就是到了腊月二十九,邻居们都到我家排着队让写春联,大家都说我家秀才多。现在想想多么感谢我那开明的父母亲啊,虽说家里孩子众多,可他们一视同仁,个个都让上学,才有了今时、今日的我可以看书码字。哥书法了得,用各种体为每家写春联,到了三十上午春联就上了各家的墙头,崭新的红透着喜庆。

年夜饭一般都是父亲亲手操持,他说一年四季饭菜都是母亲辛劳,这一天母亲要歇歇。硬四盘是年夜饭里必须有的。酥鸡、四喜丸子、红烧肉、爬条羊肉。鱼也得有,年年有余嘛!

父亲做四喜丸子是把手好。先将五花猪肉切成馅状,加入适量清水、盐、调味料、酱油葱等顺时针搅拌,拌得越久越好,之后加入馒头沫。油烧热,将肉馅攥成球形,两手隔空甩,叫甩丸子,这甩的功夫最重要,直接关系到丸子的形状、口感。丸子下锅炸至金

黄,捞出。锅中放油下调料、加水烧成汤,将炸好的丸子放入煮二十分钟。用淀粉、老抽、耗油等熬成调汤,浇到丸子上,丸子便像抛了光一样。

年夜饭上了桌,父亲开始讲话,给这一年中学习工作优秀的孩子发放压岁钱,鼓励我们下一年要更加努力。第一口菜必须是父母动筷子,第一杯酒却是母亲先饮。那时候觉得一个女人有丈夫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,父亲对于母亲的呵护体贴,让大家闺秀出身的母亲才未曾感到委屈。

接着,我们就猜谜,唱歌,说绕口令。笑声一阵接着一阵。就我那刚学会走路的侄子,喝了啤酒都有些醉意了。一家三代在年的温情中团聚在一起,品尝着幸福的滋味。到了八点我们就围在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前看春晚。之后便是一刻不停的炮竹声。电灯通晓不灭,凌晨时分,笼起旺火接众神归来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虽说如今的年早因物资丰富显得无足轻重,但对于节日的仪式感必不可少。听着门外的炮竹声声、温馨如潮,不管事事如何不尽如人意,我们自当奋力地创造精彩。

幸福不过少年时,幸福在父母双全时,在一茶一饭中,在一叶一尘里。记忆是开在流年里的花,特殊的日子便会绚烂,爆竹把万物惊醒,大地深处也有了滋滋作响的声音。一些希望兀自升腾起来,旧年不曾实现的愿望,新年里悄悄开启,春立了起来,一切都立了起来。

温和的风吹过脸庞,春去春回,梦醉梦醒,好似到了尾声,却又是开头。张开双臂迎接春天,踏着清瘦的过往继续前行。

◇ 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,原名王桂萍,鄂尔多斯人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,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